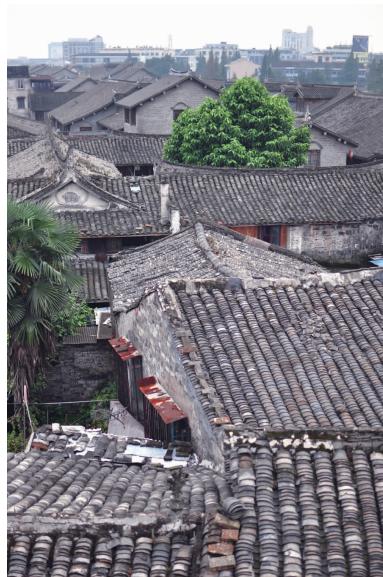


28

你的离开是走进我的梦里 (A)



莲，下来吃饭了。莲，莲，赶紧下来吧。这孩子，每天都得叫上三五回，一天到晚躲房间里做什么呢……

一个月是30天，720个小时，43200分，2592000秒，这就是阿城离开老街的时间。如果每一秒都可以换算成一个瞬间，我不想要2592000个瞬间，我只要其中的一个瞬间能够兑换一个永远，阿城可以永远地陪着我走在老街里。阿城说，老街像是一本脊背泛黄几乎要脱线的老书，而他只肯在这本书中留下属于他的一行字。我把这行字标注在三水泾旁：你就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在水中晃动着，像飘在风中的两个剪纸小人。我把这行字写在老街的上方：在这老街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都是借来的，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收回。我把这行字刻在那把蓝色的椅子上：坐在这把蓝色的椅子上，内心忽然涌动着一种等待的感觉……

莲，你每天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呢，天天摆弄那些照片，就能把日子一直过下去啊？”

“我的事你不用管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
“我每天管你吃管你住，就不许我多说一句话。”

饭桌上，我和阿婆又重复了这重复无数次的对话。只是我听不到阿婆对我的唠叨，吃完饭，我又躲进房间去了。今天，

我要带阿城去走十里长街的最后一段：石曲街。

由北向南，静静走在老街上，河西街、殿前街、牌前街、新路街、南栅街……走过改造好的双边街，穿过不曾改造的老街，才能抵达石曲地界。

穿过卖芝桥的时候，阿城一定会停下来对我说，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更显静谧祥和，老街上每一块石板都像是刻上了岁月的沧桑，而每一户绿荫掩映的悠闲人家，甚至是每一个摆摊设点的市井小贩，仿佛都有一段悠远的故事。

曾经告诉过阿城，雨季里的老街是最美的，美在那份柔媚与温婉。但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不同，除了那份柔媚与温婉外，还多了几分苍凉、厚重与矜持。而我几乎还找得到阿城留在这里的足迹，记得他喜欢走在前面，走出一段路后又记得回头找我，等我赶上他。我并非走路磨蹭，只是喜欢看他四处张望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。或者是在稀稀落落的断墙残瓦里找到曾经兴盛的见证，或者是在低矮破旧的老屋背后闻嗅到主人留下的气味，或者是窃听平常日子里的家常对白。他的心那样宽，可以容得下任何新奇的事物。

一路走，一路回忆。回忆里有愉悦的因子，像是干燥的茉莉花，浸泡在热水里，湿湿地小心翼翼地缓慢绽放。

记得我们并肩躺在南官河里的船上，我问他，何为沧桑？他用一句话回答我：当华美的叶片纷纷落去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现在想来，这就是对沧桑老街的解读。一切浮华终将消散殆尽，只有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和事，才会融进老街的血脉，越久越是嵌入遗传的基因，成为血统的锻造，越老越能超越时空的界限，成为历久弥新的激励。

终于，还是走到了石曲地界。眼前的石曲街依旧狭窄，但已经铺设成平坦的石板路。阿城肯定无法想象，曾经的石曲老街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，周边群众真实地戏称它为“石路窟”。

就这样走到老街的尽头，依旧是两层老楼房，依旧是水韵飘荡，并无不同。多数人恐怕会皱着眉头嘀咕一声：就这样结束了啊。但阿城不同，他会说：这老街开头开得矜持，一路走来所到之处也不是偶尔一来的人来得及细细咂摸的，因此结尾结得这般不张扬，本该如此。

如果不开口问，如果无人愿意说，又有谁会知道这里有着一位老路桥心中最重要的人物呢？一句“北御相、南国公”，就知

道老街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坐镇十里长街的两端，一文一武，张弛有道，给千百年来坐贾行商的老街添足了儒雅与霸气，成为路桥人心中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。而“北御相”说的是坐拥老街最北端的杨晨故居，“南国公”说的则是最南端的方国珍故居了。

方国珍（1319—1374），元末农民起义第一人。

杨晨《路桥志略》记载，方国珍长身黑面、体白如瓠、力逐奔马，兄弟五人贩盐为生。传说方国珍与当地盐霸蔡乱头发发生摩擦，官府收受贿赂，派兵捉拿方国珍。方国珍正在吃饭，当即以桌为盾，以杠为矛，杀了巡检。兄弟五人就此商议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退至洋屿山，并在村口竖旗起义，上面写着：“天高皇帝远，民少相公多；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！”

没有“替天行道”的豪言，也没有“天下耕者有其田”的壮语，方国珍的起义只是为了要过上安稳的日子，这和那些最后当上皇帝的起义者从最初就有本质的不同。也许正因为此，方国珍最后选择的是“保境安民”，选择的是接受朱家天下的“招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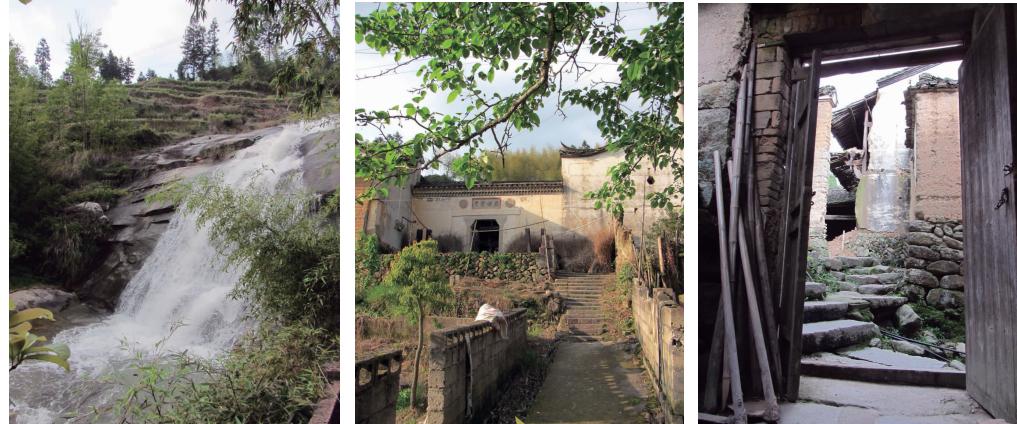
揭竿而起后，不出十日，投靠方国珍的就达到了数千人。史上记载方国珍的军队是善战的。起义后首战便大败江浙行省参政知事多尔只班，不久又取得甬、台、温浙东三郡。之后方国珍受元庭命，招讨张士诚。两军相交于昆山，张士诚的军队步骑夹岸，旌旗数十里不绝，而方国珍的军队只有区区五万。那时方国珍却说：“滨海之地，步骑非宜，兵虽盛，不足惧也。”遂“身率壮士数百，持苇席涂泥以冒矢石，奋呼急击士诚军，大败之，亡七将军，死万余。”第二天又战，七战七捷。



□庄向娟

水  
一边  
街  
一边

## 旅游巴士



## 畲乡风情 情归心扉

□禾兮

过着“逐水草而迁徙”的游牧生活的蒙古族；挑花、刺绣、织锦、蜡染、首饰制作一等一的苗族；诞生孔雀舞的傣族……55个少数民族总有一份独特的魅力让我魂牵梦萦。同样，对于浙江省唯一一个少数民族——畲族，我心中一直存有期待。

早期畲族族群主要生活在福建、广东、江西三省交界地区。宋、元时期大量畲民迁徙至福建中部和北部，明、清两代继续北移，进入福建东部和浙江南部山地。其中有一部分抵达安徽。在新的家园，畲族人民叩石垦壤、耕山狩猎。丽水景宁是畲族迁入浙江的最早落脚点。

景宁这片美好的山川留下了经历千年流徙的畲族人民。晋朝陶渊明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不遭战祸的安乐而美好的理想境界，而畲民看中的是另一个也享有“桃花源”之义的地方——封金山。此山位于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城7公里的澄照乡金丘村，是南宋畲民迁来景宁的聚居地，是蓝姓畲民入浙的最早发祥地。因当年垦地掘得黄金数斤，故被冠以“封金”二字。

在进入封金山的途中，导游给众人唱了一首《封金山》畲歌：封金山上好田场，三万七千

串心洋。新开田地无粮纳，冬来收转谷满仓。封金山上树木长，杉树杂树满山藏。山水地盘十分好，年长月久采不光。封金山上好世界，蓝雷钟姓人丁齐。住落封金开田地，旺出子孙有大细。”

歌词中寄予着畲民希望有一方乐土，过着平静安宁生活的愿望。其实单从“畲”的构字结构就可看出，“二人”育“小”孩，几亩农田享生活。畲民信仰凤鸟图腾，所以在我们进入村子时，就能见到畲族妇女佩戴的凤冠，这便是图腾的踪迹。

拾级而上走进畲家，泥黄色的砖墙衬着黑色的房顶，二楼的木栏杆上垂挂着正在晾晒的菜叶。畲语中称房屋为“寮”，一般为木结构泥墙茅草顶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我们见到的大多房顶为瓦片。房屋大多建造在山坡向阳避风有水源的地方，虽无系统上的风水理论，但他们的宅门和灶门朝向有一定的规制。

“客厅”的后面便是比“客厅”大上三倍的厨房，依山而建的房子自有用水之道，主人家凿了一条流水线，用半边毛竹当管道，将点点山泉引入储水池。一旁偌大的土灶台里正煮着一大锅的猪肉，丝丝香气从锅盖间飘出来，这是我们罕能闻到的原生态猪肉味。

厨房的另一侧，冰箱、微波炉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，可厨房的侧门边依然倚着几把农具。能坐10来个人的圆桌上扣着桌罩，趁主人家不注意，我们掀起来一看究竟，肉和菜，荤素搭配共有七八盘。看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不错。

作为游客，自然少不了旅游中的一项行程，观看一场畲族姑娘和小伙子为我们表演的畲族婚礼秀。我不愿多提，只觉得婚礼中“表演者”在表演，或许是她们已经“嫁”了太多次。就像村口的那只藏獒，它懒得搭理我们这一群过路的游客，见我们靠近，只微微抬头，用两只小三角眼盯着我们，它好像已经习惯了一拨又一拨叽喳的说话声音。

入暮，一场篝火晚会如期上演，农耕、酿酒、纺织等畲民种种生活形态——以舞蹈的形态展现给远方的客人。记得导游说，这样的活动原来只有在畲族最隆重的“三月三”才会上演，而且一年只有一次，由于游客的需求和商业的参与，让眼前的表演变得重复，只要有游客想要观看表演，当地的姑娘、小伙子们也变成了职业表演者。或许也只有游客的到来，才能让畲族每天都沉浸在节庆活动中。

与我们一同观看表演的是一群杭州某小学

与当地畲族一小学校对的两校学生，虽来自两地，可他们没有隔阂，在事先没有彩排的情况下，上台合唱了一首我不知歌名的少儿歌曲，嘹亮的歌声与熊熊火焰，一同印在心上。

回程中，仰望天空，繁星点点是我许久不曾见过的夜空，黑得那么彻底，亮得这么耀眼。心想，旅程中除了能欣赏到秀丽的风景之外，总有一些事让我感动，譬如少数民族纯朴的风情，还有学生们心手相牵的情感。

